

## 國立交通大學祭文

維 中華民國七十年九月四日國立交通大學校長  
郭南宏謹率全校員生敬以香花清醴之奠拜祭於  
凌前校長竹公之靈曰：

嗚呼

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維嶽降神 | 爰誕奇英 | 以為木鐸 | 大道謀營 |
| 達材成德 | 致遠知新 | 人師身教 | 崇實篤行 |
| 述唐萬世 | 辦香傳薪 | 巧奪造化 | 功超五丁 |
| 粵漢隴海 | 黔桂天成 | 縮地有術 | 詹後一人 |
| 疾風勁節 | 板蕩堅貞 | 石田工技 | 卅載耘耕 |
| 凡所薦舉 | 無慚知明 | 吾校復建 | 尤仗權衡 |
| 一呼百應 | 朝野同聲 | 八方故雨 | 解囊輸誠 |
| 巍巍龔舍 | 絃歌盈盈 | 竹湖如鏡 | 以公為榮 |
| 胡天不弔 | 歸位列星 |      |      |

嗚呼

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四野滄茫 | 百川學海 | 仰止高山 | 典型永在 |
| 尚饗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

## 憶竹銘師生平二、三事

方 賢 齊

竹銘夫子，生平功業彪炳，尤其在鐵道建設方面，更可在歷史上佔重要的一頁。但據個人的看法，有兩件事，特別值得人們懷念：

其一、粵漢鐵路三段通車——此路原分三段，由武昌至株州及由廣州至韶關（曲江）兩段，早已通車，但中間所差這一段——株韶段，却因政治關係及工程艱巨，迄未能興建，一直到民廿二年才由竹銘夫子奉命主持籌建。這段路要經過許多崇山峻嶺，以柳州碎石，湘粵交界一帶為最，而施工標準，却非常高，竹銘夫子辦工程，向來是一絲不苟的，當時參加「株韶工程」的人，今天還有幾位在臺灣的，諒都記得這段艱苦歷程。等這段路築好，這才「三段通車，粵漢直達」對抗戰初期的物資運輸，貢獻非常大。

其二、是南京撤退——民國卅八年，國府由南京撤退。當時情形，非常混亂，潛伏的親共份子，都露了面，公開搗亂。那時竹銘夫子以次長代理部務，一面維持交通部在京最後的局面和撤退工作，一面又要應付這些同仁的阻撓和干預，真乃萬份艱困。老友陳樹人兄那時也在京裡，代理電信總局局長之職，描述其時情景最詳。而竹銘夫子所吃的苦頭，他也知道得最清楚，將來也許可以請他補充。

此外在竹銘師私人生活及做人處世方面，我也有幾點印象，最為深刻：

(一)竹銘夫子是一位道地的中國讀書人，而却接受了當時最嚴格的西方科技訓練。「學貫東西」四字，真可當之無愧。他做人，做事，做工程，

處處循規蹈矩，按步就班，絕不馬虎。在抗戰前後，有許多朋友以善「趕工」出名。竹銘夫子是最「不」會「趕工」的，因此也沒有那些人出鋒頭。可是他的工程是可以垂之久遠的，決無粗製濫造。

(二)竹銘夫子待人慈祥和霽，有長者之風，但却最恨「品行不端」「言不符實」的人，遇到這種人或事，他是會當面開銷的，尤其對同學或學生，更要疾言厲色，痛加教訓的。

(三)他生平提拔後進，不遺餘力。記得他曾屢次要推薦筆者去參加某一榮譽職位的競選，我以自知望淺，一再推辭。最後一次，實在怕傷他老人家的的心，勉強答應了，結果仍告失敗。老師有些怪我自己沒有去拉攏一番，可是我秉承師訓，一生不作請託之事，所以他也就原諒我了。

(四)竹銘夫子除對國家建設的貢獻以外，兩件事最爲他所關心的，一是交通大學，一是中國工程師學會。

有關交大的事，知道的人很多，茲不復贅。關於中國工程師學會，他是創辦人之一，今天已蔚然成爲世界一流的學術團體，每年頒發的工程師獎章，乃是工程界最高的榮譽，那也是他創議並捐贈金質獎章的，所以他一直非常關心每年選出的得獎人，是否允當，選舉程序是否公正。所幸歷年的得獎人都是一時之選，今後我們仍當保持這項傳統，以告慰竹銘夫子在天之靈。

## 敬悼 凌校長 廖夫

幾回圖上謁師顏，(註) 掩卷常思親教鞭，  
道海星沉大匠去， 班門雪立杏壇遷；  
龍蠶功竟成飛蝶， 鳳燭勞息化暖煙；  
「生路」從來無終點， 只因「永愛」在人間。

註：正閱讀交大友聲第 288 期，觀賞「兩位校長喜相逢」封面，忽在紐約時報上偶見凌校長病逝消息，驚悼之下，因深愧在美數十年碌碌，未能拜謁凌校長，以致緣慳一面，爰作此詩敬悼。

## 黨 國 殊 榮 永 垂 不 朽

凌竹公之喪，蔣總統經國先生特頒輓額「嘉猷懋績」，嚴前總統頒輓「碩學耆勳」，謝副總統頒輓「懋猷清操」，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親友門生弔唁者千餘人。並獲得覆蓋黨旗、國旗的殊榮。竹公畢生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，得傳不朽矣。

## 考試佳績每門滿分 深信「兩點最近距離是直線」

陳靖宇學長談往事 黃輝學長悲痛老師之喪，特請求陳靖宇學長敘述凌竹公在交大的往事。因爲陳學長是民十二級，現在可能是在台灣最高班的交大校友。

陳學長回憶說：他在校時，竹銘師曾親授工程力學，任校長時亦常有指示，所以不揣簡陋，略述所知如下：

當年母校工程科系，享譽全國，一時無雙。一般高才學子莫不嚮往，而錄取甚嚴，每學期不過五名。上課時，隨時加以短試（ten minutes recitation）。如素日不能充分準備，大有被刷可能。據高級同學述說：竹銘師在某一月考成績報告上，任何學科皆以一百滿分佳績用紅字標出，一時傳爲佳話。其對功課之認真，可說是校史無前例。而待人接物毫無隱藏苟且，深信「兩點的最近距離是直線」。其性格造詣，完全是表裏合一。真可稱達到前校長唐公之理想，令之完人。

陳學長強調：世事變遷甚快，人與人的關係日趨複雜，今後學子能否效吾師之操守，而努力探討各種學科以資造福人類。竹銘師雖在地下亦能瞑目矣。

## 交大學生樂隊、儀仗隊

### 奏校歌敬致悼念

為紀念老校長逝世，交大學生六十人組織成樂隊與儀仗隊，清晨六時即由郭南宏校長、王主任秘書、戈訓導長及教官率領，自新竹乘車出發在靈堂站崗護靈。各團體及賓客致祭時，均由學生樂隊奏哀樂。交通大學師生代表公祭時，樂隊特奏交大校歌致敬，感人心弦，並全體執紼至陽明墓園。

## 輓聯滿靈堂

### 鮮花誌哀思

各方致送的鮮花輓聯素幛，佈滿靈堂。交大同學會由朱登臬學長主祭。惜輓聯未能一一抄錄，茲摘錄頗能表示竹公生平與交大淵源的一副輓聯，係由交大民卅九級全體同學所送，李友祥學長撰書的：

嫻西學、精國學、教誨不倦，是學長、師長、校長。  
性剛正、行廉明、實事求是，真哲人、正人、完人。

## 「凌」與「凌」原是一脈

### 最後消息少了一點

凌竹公本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在台北中心診所仙逝後，晚間電視台新聞播映了這不幸的消息，並介紹了竹公生平事蹟和在新竹交大片段紀錄影片。但是姓「凌」仍誤成爲「凌」，多年來報章雜誌常有此誤。竹老有知，可能又會笑笑說：「少了一點」或是「我不在乎這一點」。年譜外紀的第一頁，竹公就談到這個「凌」與「凌」的故事，廣東「凌」與黔中「凌」氏原爲一脈相傳。中央日報副刊與讀者文摘語錄均曾轉載過這段軼事。

追懷往事，深恨最後消息少了一點，我們是多麼盼望多登一點啊。

## 凌公竹銘飾終大典的光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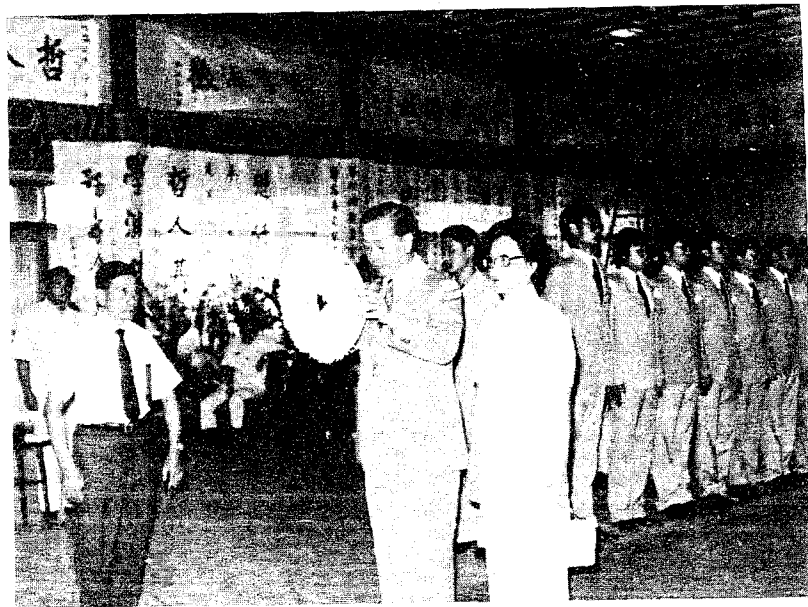


嚴前總統主持喪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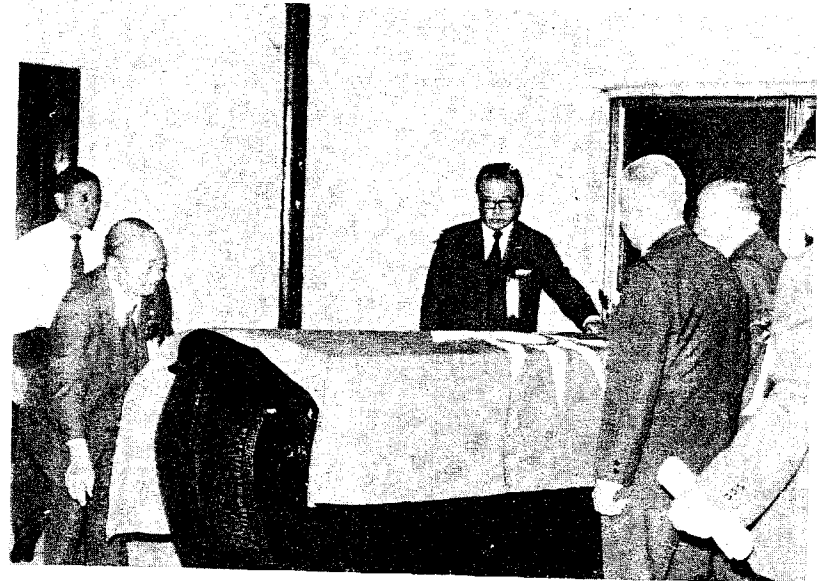
凌前校長竹銘公不幸於本年八月十五日逝世，享壽八十八歲。各方友好組成治喪委員會。嚴前總統家淦擔任主任委員，馬紀壯、錢思亮、郭驥、張光世、林金生、朱滙森、胡新南、郭南宏為副主任委員。追思禮拜由周聯華牧師佈道。吳伯楨擔任治喪會總幹事，並在追思禮拜報告行述。中國石油公司與交大同學會辦理喪務事宜。



謝副總統致祭



行政院孫院長偕夫人致祭



覆蓋黨旗

黃季陸、蔣彥士、楊繼曾、葉公超四位先生擔任覆旗官



覆蓋國旗

鄭彥棻、張玄闓、閻振興、費驊四位先生擔任覆旗官



交大同學會特編撰紀念冊，刊載竹公自民國四年畢業南洋、擔任校長、修築鐵路、主持中油迄今六十年來之事蹟照片，九月四日在開吊會場分送賓客親友，以垂永念。並由交大在校學生六十人恭組樂隊及儀仗隊護靈執紼。素車黃花，備極哀榮。竹公安息於陽明墓園。

## 悼念周文德兄

徐修惠

八月下旬傳來周文德兄去世的消息，大為驚訝，當即和燕初嫂通電話，才知道七月廿日至伊利諾大學的宴會中，周兄代表校長致詞，才講完就昏迷過去，一直不曾醒來，延至七月卅日謝世。

往事如夢，歷歷猶在目前。

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滬校從徐家匯暫遷法租界，借中華學藝社和震旦大學校舍上課，部份同學受戰事影響不能來，土木系二年級祇剩廿個同學，但增加了一位自復旦轉來的插班生，文質彬彬的周文德。他那清秀的儀表，和氣的微笑，立刻給予級友們良好的印象。正逢實習測量，要分組實習，我和葉于鎬、趙驊邀他參加四人小組，每週聚在震旦操場量地皮，很容易就彼此相熟了。

文德聰明勤奮，每門功課一絲不苟。二、三年級功課繁重，對各項實驗大家多抄抄老報告了事，只有他的報告，編寫討論最充實，被助教先生們讚為交大有史以來最完善的實驗報告。

大四時文德和我都選習結構門，王雲瞻教授的高等結構教得頭頭是道，習題也多。那時我們都是通學生，住在家裏，晚間做習題有困難時常靠電話商量解決。大考時有道怪題「試導力距分配法(Moment distribution)公式」。這在課堂上從未提過，大家不知所措，只有文德一人記得用大代數中的無窮級數公式導出力距分配公式，連王師也意外的高興。原來王師會化了好些功夫才導出，尚未在課堂教過，以為無人能答，所以全部五題，可選作四題。不料文德竟五題都做對了，不知該如何計分。